

骆以军

弃

的故事



GUANGDONG UNIVERSITY PRESS
广东学院大学出版社

骆以军

弃的故事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弃的故事 / 骆以军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495-7534-3

I. ①弃… II. ①骆… III. ①诗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844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 邮政编码: 256401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7.125 字数: 30千字 图片: 2幅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为了人与书的相遇

谨将此书献予

我的父亲与母亲

出生三日，母親將我棄於隘巷，馬
牛過道皆避而不踐；母親將我棄於
冰渠，飛鳥以其翼遮覆。如果遺棄
是一種姿勢，是我蜷身閉目坐於母
胎便決定的姿勢是一種將己身遺
落於途以證明自己曾經走過或正
在走過的姿勢。則不斷遺棄的，其
實是最貪婪的，妄圖以回憶躡
足擴張詩的領地。遙遠的父親
我見他掩面頰坐在狼籍紊亂不
辨來去的足跡之前。「為何將我遺
棄」交遞遠去的回音。我問母親
。母親問父親。你問我。「遺棄便是
足印。因為我知道你將愛戀足印

目 录

- 1 小女儿 骆以军
- 7 坠落的深度 阿 翁
- 9 朝圣与返俗 士 峰
- 13 化为光里且殿堂沉沦滴落的雨声 炮 辉

春

- 19 春
- 21 各各他情妇我的叛徒
- 28 弃的故事
- 34 给弃妇 R
- 36 遗弃美学的雏形
- 40 金牛之歌
- 43 双鱼
- 45 银桦树之恋 之一
- 47 银桦树之恋 之二

夏

- 51 夏
- 53 丧礼进行中我暂时离开
- 58 女信差的不渝爱情
- 61 胜还
- 62 悼念我离家出走的洋娃娃
- 65 窗
- 67 某日午后闯进十六岁 F 冥思中途的课堂

秋

- 71 秋
- 72 一个老妇在轮椅上紧握她从前的邮票肖像
- 74 柔软的三人探戈
- 78 对于诗人 J 失恋事件的一段与之毫不相关的感想
- 81 关于宫崎骏
- 84 天平
- 86 天蝎之歌
- 89 悲欢

冬

95 冬

97 六月的灵幡上开出了一串白蟹兰

100 水瓶

103 惦记着那些在他们身世里的自己

后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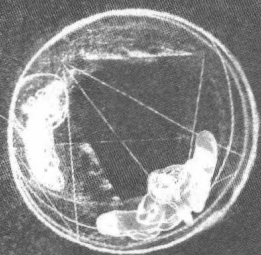
- 109 想不起来
- 115 我们被击垮了吗
- 119 亲爱的
- 123 好日子
- 126 梦里我们飞行过那些蜡笔画般的灰绿田野
- 129 从前有一本书叫做
- 133 我想我们会好好的
- 139 河流啊河流
- 144 就较长的时间观看
- 147 牡蛎
- 152 床边故事
- 158 女神
- 161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

- 165 风筝
- 169 灭绝
- 174 其实我一直在做这样的事
- 178 敲三下
- 182 双子
- 185 巨蟹
- 189 处女
- 193 射手
- 196 魔羯
- 200 无题
- 203 一天
- 207 深海
- 211 给不存在的女儿
- 215 印章的故事 骆以军

小女儿

骆以军

《弃的故事》是我二十多岁时自费出版的诗集。那时还说过这样的傻话：“小说是我的大儿子，诗是我的小女儿。”意即小说，于当时的我而言，是要着盔备甲，持盾举戟，倾全部未来时光之想象，以战争形态冲向让我畏惧的、噩梦魔境的，自己将要变貌、裂解、肝脑涂地的志业。诗只是我羞于见人，童话小行星上的那株玫瑰。如今二十多年过去，我应写了四五个长篇和好几本因周刊专栏而仍作为小说素描练习的短故事集。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再写诗，也不会写诗（即我秘密的，曾有一本年轻之梦自费出版的薄薄诗集）。



駱以軍詩集

棄的故事

那本绿皮薄薄的长形诗集，当时是我大学时诗选课堂上的作业（大二是罗智成，大三是翁文娴），还有在一群哥们儿弄的一份地下影印“同人文学刊物”《世纪末》上发表过的几首，稚拙但透明。当时是师丈刘高兴先生（翁文娴老师的丈夫）——他已是重要的留法回台画家，却有一种像喷着光雾的独角兽，朝向未来想象的创作者的梦想和对年轻人的热爱——不收一毛钱，赠画给我当封面，并亲自帮我设计整本诗集的所有美术内容。我觉得他和阿翁老师，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完全没将我当“未来的一位可能的好小说家”，而就是，那个当下，他们珍爱喜欢的，一个年轻诗人。

另外，当时那本诗集的“自费”，其实是我父亲从他退休金里拿出五万元，帮我印了五百本。他一生清介慷慨，晚年手头甚窘，我却记得他非常开心地将这本怪诗集，拿到同乡会分送给那些可能完全不读现代诗的，那些乡音（南京）极重的异乡老人。我想那

绿皮薄诗集，应该是和一些同乡会讯一起被扔在某些老人堆满药瓶、传记文学、剪报或他们的书信纸堆的床头柜吧？

后来父亲过世了。他过世时我其实已三十七岁，已神魂定位是两个小孩的父亲了，但常仍因他的崩倒殒灭而有孤儿之慨。相比于在时光河流中让我百感交集的艰辛，难以言说的像陨石击打在月球表面的许多凹坑，对未来的惘惘的威胁，我常怀念他可以把自己艰苦十倍于我的一生，过得慷慨、仁慈、热爱生命和朋友。

有意思的是，今年，大约是春天之后吧，我发现我又开始“写诗”了。当然还是一些或许让严肃以诗为探索宇宙奥义、一生倾注心神智识为职志的诗人朋友皱眉苦笑的拙稚创作。似乎，隔了二十多年，这个“小女儿”，像袅袅的蜡烛白色光焰，幽灵般地又在我的小说征途，盔甲破裂，刀刃蜷屈，小腿肚布满脓疮和水蛭，眼眶不能自己流出眼屎和泪糊……我敲打键盘，